

南海觀音菩薩出身修行傳

作者：【明】南州西大午辰走人



內容簡介：

《南海觀音菩薩出身修行傳》，又名《觀音傳》。分兩大部分，前半部分敘觀音堅心修道，矢志不渝；後半部分寫觀音與善才、龍女收伏青獅白象的故事。唐以前的觀音大都是有鬍子的大男人。明清以後，觀音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逐漸成了一位“娘娘”，其中奧妙，與這部小說的流行大有關係。

鷓鴣天

國主妙莊王，幼女妙善娘。父欲招女婿，修行不嫁郎。
發去園中禁，容貌越非常。白雀寺中使，天神相助忙。
遣兵去燒殿，精誠感上蒼。逍遙樓上勸，苦苦不相降。
押赴法場絞，虎背密山藏。靈魂歸地府，十殿放毫光。
究囚蒙解脫，香山得返陽。九載修行滿，功成道德強。
父疾合乎眼，醫疾得如常。文武入山謝，方知骨肉傷。
一家登佛國，快樂在西方。

目錄

第一回	莊王往西嶽求嗣
第二回	嶽神奏上帝
第三回	妙善公主降生
第四回	朝中招選女婿
第五回	妙善不從招贅
第六回	妙善後園修行
第七回	莊王夫婦園中勸女
第八回	彩女奉旨勸公主
第九回	妙善往白雀寺
第十回	寺中神將助力
第十一回	莊王火燒白雀寺
第十二回	妙善雲陽赴死
第十三回	妙善魂遊地府
第十四回	妙善還魂逢釋迦
第十五回	香山修禪點化善才龍女
第十六回	妙善化身治病
第十七回	妙善揭榜入國
第十八回	妙善入宮視病，救活二姐
第十九回	仙人手目調藥
第二十回	妙善駕雲歸香山
第二十一回	獅象托身拖去清音
第二十二回	莊王被魔受難
第二十三回	善才領兵收妖
第二十四回	妙善救得君臣返國
第二十五回	妙善一家骨完聚

第一回 莊王往西嶽求嗣

話說金天大吳氏十一年，有西域王靈人，姓婆名伽，表字羅玉。自一十七歲起兵，二十歲登位，國名興林，年號妙莊，掌管三十六載。東至佛齊國，西至天竺國，南至天真國，北至遏羅國，地方三千里。文有趙震，武有褚傑，君明臣良，刑清政理，萬民樂業，四海無虞。當時大赦天下。於是，立寶德皇后伯牙氏爲正宮。

誰想王與皇后年俱四十並無子息，三宮六院俱亦乏嗣。莊王對皇后曰：“寡人百戰千征，千辛萬苦才取得一個金甌天下，指望子孫承守，傳位無窮，今日妃嬪雖多，並無太子，朕心十分煩惱，不知子童有何高見？”伯牙皇后奏曰：“和氣致祥，乖氣致戾。想是當年我王東征西討，殺人太多，恐乖天和，所以致我夫婦四十已過，尙無一子傳後。妾近聞得西嶽華山聖帝十分靈感，凡有祈禱皆獲果報。我王何不發一道旨意，差禮部掌禮官悉怛喃、支都二人前去那殿上，命僧道廣建羅天大醮七日七夜，仟過生前罪愆，求嗣繼後。

倘或至誠格天，求得一子，江山有靠，豈不甚美。“莊王聞奏，心中大喜，即時設朝。乃宣文丞相趙震上殿，吩咐曰：“寡人無子，要往西嶽求嗣。卿可命掌禮官備辦齊整，二月十九日，朕與皇后親往行香。不得有誤。”趙震領旨，即差司祭司大使悉怛喃，紀善局承務郎支都二人前往西嶽廟。點起僧道五十人，自二月十二日建醮起，十九日完滿，皇帝親來行香。

二人領旨，乃急辦下成都錦十正、朱佳香五十斤、高麗紙五箱，令支豬四隻、太和雞八對、曲江魚十尾，衣錦龍荔、洞庭金桔、密雲小棗，水陸珍饈，百般果品無不具備。二人帶領百數校尉搬運祭禮，竟奔西嶽投下。

悉怛喃將聖旨開了，宣讀已畢。只見岳廟住持道士，姓安，道號志空，率眾徒弟接旨。已了，即吩咐首班弟子一廬打掃嶽廟中殿，選集山前山后僧道數滿五十，登時勤起法器，誦符請聖，建起無量清醮。真個是：

金鐘法鼓鬧喧天，揭帝哆哪件件全。 僧道兩邊齊拜咒，莊王果是結良緣。

卻說莊王一連設醮七月七夜不歇，及到十九日清晨，莊王夫婦換了潔淨祭服，大將軍褚傑保駕，點起羽林親軍二百名，前後護持來到嶽廟下輦。掌壇道士志空俯伏接入，皇帝夫婦升殿將祭物擺開，悉怛喃讀祝文，支都行酒，將莊王心事一一禱罷。志空複引入誠齋閣坐下更衣，眾僧道俱各叩頭已畢。莊王吩咐曰：“今日爲朕之事，多虧了你眾人忙了七日七夜，朕若後日得子承繼，決不輕慢你眾人。”吩咐已罷，乃將祭奠之牲分賞給僧道去了。莊王同皇后及文武大臣一同治裝回朝，將朝內大小官員俱各平升一級，命光祿司設宴，於是夫婦退人後宮去訖。

虔誠秉壁拜西華，夫婦惟求子克家。 當日殺威難懺悔，特教三女布毗伽。

第二回 嶽神奏上帝

卻說岳神感受莊王齋醮，知莊王是嗜殺之君，不該有子，該注他絕後。只是他今日有一點處心，亦當尋個善報與他。乃呼千里眼、順風耳二人，問曰：“今日有莊王要求子嗣，如今哪處有修善的人可著他去降世報生，以救天下萬民苦難。一則不絕他之後，二則使善人得以救世。你可速查報來。”二人即挪開慧眼，提起真覺，遍聽遍觀天下一遍，乃即奏曰：

“今有鷲嶺孤竹國抵樹園施勤長者，祖宗三代修行，吃齋好善，仗義疏財，濟人利物，德施不倦。令長者有三子，長曰施文，次曰施晉，三曰施善，俱皆持齋把素修善。只因前日有西霞山強人王喆帶有同夥三十人，被車觸國天兵殺得無處投奔。餓了數日，竟來施文家乞食。他兄弟三人知他是強盜，要餓死他與民除害，故分文齋糧不與。王喆無可奈何，乃複與眾商議曰：‘做也是死，不做也是死，如今這等饑餓怎生過得。’乃提起殺人心，展開放火手，仍轉車觸國，將一大戶戴德儒家打破。殺死男婦一百餘口，房屋火焚，財物擄掠，回空怨氣沖入上天。司善土地奏過玉皇，玉皇大怒，說：‘他三世救人，強人須不當救，但逼得他殺絕戴家，卻不明明是他假手！今速將他兄弟三人拿入神霄洞天監禁，永不許他再見天日。’此系施家之事，今上聖要答莊王之醮，何不奏上天曹，赦此三人罪過，著他投生以救凡世豈不美哉！”

岳神聞奏，說：“既有此人，我便修表去奏。”召喚清風童子排備法服，直入昊天金闕紫微大帝階下，俯伏奏曰：“臣掌西嶽，職糾人間善惡。今存興林婆伽王四十無子，夫婦發心在本山建清醮七晝夜，祈求子息。臣查得抵樹園施文兄弟三人素行爲善，而施善修行尤篤，非二兄可及。三人只因不救王敲之暴，得罪天廷，已蒙監禁終身。臣今冒死上奏，乞陛下赦他三人前愆，轉男身爲女身，次第投入伯牙氏腹內，限三年長短出世。複令施善不變夙心，生即齋戒，後成正果，以善度塵世。一則使婆伽王無子有女，惡僅及身而止；一則使施善歷代之善得大度於世。臣無任下情，統祈垂聽之至三。”帝當時聞奏大悅。即吩咐北斗、降生神急領其事，將三人一時俱皆釋放，把三個真魂付與北斗，帶去婆伽王宮中，著本宮土地投訖。正是：

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我先知。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第三回 妙善公主降生

卻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莊王自移設醮求嗣以後，不覺瞬息三年。指望生一男子接紹宗支，誰知宮中彩女每夜聞得異香滿室，霞光遍宮。初生一個乃是公主，取名妙清，莊王心中甚是不悅。及至二年復生一胎，又是公主，莊王吩咐宮人，將去淹死，眾臣知得，連忙保勸，莊王不得已，權叫奶婆洗起，取名妙音。及至三年，皇后複有吉葉，莊王指望必生太子，誰知卻是施善托世。宮人報說又是一個公主，莊王當時悶悶不樂。乃對丞相趙震曰：

“寡人如今五十已過，止生三女、江山一旦休矣。只是可惜我一生汗馬之勞付之流水，教我如何死得瞑目。”趙震乃勸曰：“兒女乃天排定，非人力所能為，我王善保龍體，且待三公子主長成，選擇三個駙馬，待我上萬歲之後，揀擇誰可托得江山者，便把後事盡付與他就是。帝王有子亦不過使他承先繼後，無子而讓于女婿，使吾王世世代代得享祭把，亦如有子一般，何必過慮。臣記昔日堯舜皆讓於賢，豈不是如此！”莊王聞趙震之勸，其心始寬，乃命宮人養起，取名妙善。妙善生後，行止動靜絕與兩個姐姐不同。口即齋素，心即好善，尤善修行。

一日，姊妹三人入長春花園閑玩。妙清笑曰：“我姊妹今日上籍父王庇蔭，一下得母親教育，清閒無事，得在此遊戲，但不知常常得如是也不？”妙音答曰：“姐姐差矣！即如人家小是兄弟，大是各鄉里，況我等俱是女子，一旦及笄。父王把我適與他人，你東我西，焉得長能如此聚首。”只有妙善笑而不應。妙清問曰：“妹妹笑而不答，其故何也？”妙善曰：“依小妹之見，人生富貴榮華如毒水朝露，霎眼不見。且如做皇帝的是至尊無對，誰不思量萬年長久，哪知興廢存亡不移時而即變。自三皇至此，不知更了幾朝幾代，當口之威福今何在哉！至親莫如父母、夫妻、子弟，反到一旦大限來時，你說顧得顧不得？至愛莫如田地、家業、財寶，一旦無常，你說守得守不得？小妹今日也不顧榮華夫婦之樂，只願尋一所乾淨名山好去處修行。倘一日修得出頭，成個善人，那時騰身北級，翹足南溟，昂頭東海，轉眼西隅。上則度得生身父母超升天道，中則救得人間苦難貧寒，下則化得凶神惡鬼不興殃崇，則小妹之分頭足矣。二位姐姐何必多求。”

精心默禱格穹蒼，弄瓦何期作弄璋。 總為施勤三子善，他年南海法無量。

第四回 朝中招選女婿

話尚未畢，只見數個彩女忙入園中，說：“聖上有旨：今日朝中大設筵宴，將大公主、二公主招贅新科文武狀元為婿。速入更衣，勿得有違。”三姊妹聽罷，即時歸宮。

且說新科文職狀元姓趙，名魁，字得達，乃實應人氏。父震，現為當朝丞相。莊王見他人才出眾，文學超群，即將長公主妙清招他為東床女婿。登時造起駙馬府。又有新科武舉狀元，姓何，名鳳，字朝陽，乃河東人氏。少年奮志，一十八般武藝件件慣熟。莊王又將第二個公主妙音招他為西府駙馬。當時金榜題名，洞房花燭。一代君臣百平婚眷，慶喜筵席載笑載歌，此樂真人間罕有也。

今日莊王壽屆六旬，天壽皇節。趙魁與何鳳商議曰：“我二人宿緣有幸，今喜連襟，同寅協恭，共扶社稷。且喜皇上今值六旬壽誕，我等合該同公主上殿祝壽遞觴。”何鳳曰：“姨丈所言正吾愚見。”乃備賽蟠桃一盒，久藏瓊漿二壺，向二位公主一同把盞。

莊王當時喜女婿冰清，外翁玉潔，又是華誕，不覺飲得酩酊大醉。轉入神甯宮坐定，舉目一看，只見大公主、二公主俱不在側，銀燭煌煌，隻身孤身，心中猛省起來。說道：“我招他二人爲駙馬，乃是半子，緩急不離左右，誰想他身戀夫婦之樂，得我撇得不瞅不睬，此人如何把得大事。若是今把江山付與他掌管，一發不睬我了。如今只有三公主在身（邊），未曾招人，日今務要招個有恩有義，真真當得半子的在我身旁，然後把天下大事交與他管，那時我退入養老宮，做個太上皇，我願方足。”乃呼太監懷安曰：“汝可接娘娘來，我有大事與他商量。”懷安忙入乾清宮，宣得皇后到來。莊王曰：“寡人今日賤辰，娘娘將何爲壽？”伯牙皇后跪進曰：“粹童別無他壽，只願妙善他日招個孝順女婿，時時在宮中伏事我王，妾方滿心滿意。”莊王曰：“爾言正合朕意。”乃吩咐彩女：“爾可去景梅宮請三公主到此。”但見彩女不移時宣得三公主來到，叩頭山呼已畢。且聽下回分說。

萬里江山胤子慳，欲招三婿顯門闌。 誰知妙善生來拗，不戀東床戀驚壇。

第五回 妙善不從招贅

卻說莊王問曰：“我養汝三姐妹三人，母桂雖然茂盛，但終是女子，何以掌管山川。吾聞昔日曾有堯禪舜位，我今見你兩個姐姐都成親，宣你來，別無他說，將你欲招女婿，嗣位東宮，付託後事。你說還是要招文狀元？武狀元？”妙善即俯身奏曰：“父王聖旨敢不聽從，但孩兒身心主意不同，各有所志，願父王見容。”莊王曰：“你且說來。”妙善曰：“孩兒不願婚姻，只願修行學道，若得果證菩提，不忘養育之恩。”莊王聽罷，大怒。曰：“這潑妮子又來作怪，朕爲一國之主，萬姓之尊，見識到不如你。哪有皇家公主好人不作，去做尼姑！”妙善復奏曰：“天下大器誰人不愛！夫婦快樂准人不喜！只是孩兒素性只願修行，任他一切榮華，兒心全似冰炭不入。父王真苦縈心孩兒初心改，不肯改！”莊王起身，怒欲答之。妙善乃勉強假應之曰：“父王苦苦要兒招婿，兒情願招個醫士也罷。”莊王曰：“天下英才多少，汝偏不要招，卻要招醫士，汝心下是何主意！”妙善曰：“兒招醫士非有別意，只要醫得天下無萬賴之相，無寒暑之時，無愛欲之情，無老病之苦，無高下之相，無貧富之辱，無你我之心，盡得吾意佛果菩提，不選日時，結成夫婦。此則兒之願也。”莊王聽罷，怒氣衝天。罵道：“這個妖精一發對人前空說鬼話。”叫值日內使何陶過來聽令。何陶跪下稟曰：“陛下有何發落。”莊王曰：“無奈這妮子忤旨，你可將他錦衣剝下，取禦棍打出，禁在後園，侍他凍餓而死，免得掛朕心懷。”內使承旨，盡將衣寇剝下。妙善叩頭拜謝，竟自往後園修行去了。

不聽招親侍二親，後花園內受孤冷。 衣冠禮服都剝去，一旦翻成越路人。

第六回 妙善後園修行

卻說妙善來到園中，甘心淡薄，一意修行，與明月爲朋，與清風爲友，逍遙自在，無礙無拘。全忘卻宮中之樂，足以易此之樂。

忽一日，皇后思念公主不置，乃差御前彩女嬌紅、翠紅二人入園探問消息。二人見公主初心不改，即跪下勸曰：“奴婢稟告公主，俗語雲：世間風流事，無過夫婦情。何不回宮招娶駙馬，以圖快樂，立志修行成得甚事？況且乃是王宮之女，玉葉金枝，羅綺千箱，富貴第一！何必苦戀空門，吃此黃養淡飯，成甚勾當。”妙善曰：“你等哪里曉得我心裏事。富貴羅綺何道希罕，皇帝今日送我在園中，如離火坑。感謝三光，今日才得隨心滿意修行。

正是：長空雲散清如洗，天地春回萬象新。你們每每花言巧語，在此絮絮貼咕做甚？何不早早回去，休得在此胡纏。“二宮女畏懼公主，只得叩頭喏喏而歸。妙善見宮女去了，歡然笑曰：”這賤人去了，且喜這園內並無憂慮，幸有白雲明月爲伴，真如神龍得水，猛虎逢山。不如拿香案過來，拜告大地，申奴一點誠意。“安排已了，深深拜曰：

焚香祝告王天廷，國內修行鐵石冰。 奴年方十有九歲，父母偏將奴結親。

奴見地獄千般苦，不願將身去嫁人。 愛欲般般都放下，三途八難永除根。

錦繡羅衣披麻績，全身淨盡滅紅塵。 出門一步乾坤闊，逍遙自在感天恩。

清風明月常爲伴，垂楊綠柳好藏身。 千般快樂渾不喜，一心只要道完成。

若得奴身成正果，魚逢綠水現金鱗。

第七回 莊王夫婦園中勸女

卻說妙善參拜天地已了，收拾香案臥唐歇息。不想皇后見兩個大公主夫婦唱隨如願，快活無邊，陡然想起妙善後園受苦，上下住兩淚紛紛。叫嬌紅問曰：“你前日去勸公主，他如何回覆。”嬌紅說：“公主修行心如鐵石，全不聽勸。”皇后曰：“大公主招文，二公主招武，何等快樂。偏是妙善古怪，一心只要修行，父王發怒，逐出花園，卻要凍餓死他，我痛思骨肉，憂憶成病。昨日合官商議，待君王回宮，哀告乞赦孩兒之罪。你在宮外伺候回話。”卻說莊王朝散歸宮。嬌紅慌忙稟曰：“聖駕已歸，娘娘可速迎接聖駕。”皇后鞠躬接入宮內，只見莊王眉頭不展，臉帶憂容，悶坐龍椅。皇后奏曰：“陛下往日入宮無限歡喜，今日緣何下耐煩。朝內有何事關心，臣妾合當分憂。”莊王曰：“妙善拗性，前日不聽朕言，被朕貶禁，囚於後園。朕思量起來，猛虎猶護子，毒蛇也愛兒，自家骨肉安忍禁囚園內。況朕又無五男七子。早晨聽得中散大夫許智他倒有五男二女，昨日又添一子，眾官都賀他。我爲萬乘之君，四海之主，反不如他，朕心安能歡喜！”皇后曰：“父母見識大抵相同，自家兒女怎不愛惜，從今只要改過前非，便罷。”莊王曰：“既是梓童這等說，我和你同去園中，以賞玩爲由，帶那不孝子回宮便了。”“當值懷安哪里？”懷安叩頭稟曰：“萬歲有何使令。”莊王曰：“汝可護駕到後園去來。”

懷安喚嬌紅、翠紅一同悄悄步入園中。只見妙善正在那裏看經念佛。見聖駕已到，慌忙接入坐定。

莊王問曰：“我兒前日忤旨，老父不覺一時性起，懈爾在此，今朝爹娘於心不下，故又來勸爾回宮，早招佳婿。”妙善稟白：“兒願出家修行，不願在家嫁人。故今日在園中看經禮佛，無非爲出塵凡之計。老爹娘莫管兒。”莊王又小心勸曰：“我兒當三省後打神仙姑誣佛法苦空世上。”只聽得又說：“孩兒不要苦苦執迷，早早同我回宮，招選佳婿，掌管我萬里江山，免得我老爹娘後無結果。妙善聽罷，只不作聲。皇后又勸曰：”吾今無子，止生汝姐妹三人，爹爹年老，再無別親，汝可回心轉意，再不可執迷如前。倘不甘聽，爹爹怒起，那時汝進退無門，我老娘再不顧你了。“妙善聽了母親叮嚀。哭倒在地，叩頭稟曰：”修行是兒素心，招贅非兒所願。兒思想，人生百歲爲歡幾何！若不早早修行，一旦無常墮落凡劫，不得輪回，那時對誰哀告。

望爹娘及早轉宮，丟兒莫念。奉養則有大姐、二姐可托，比如不曾生得孩兒一般。伏乞爹爹大開恩宥，容兒留此修行不勝成藏。若苦要兒負卻初心，天日在上，甯甘萬死，不願在

世。“莊王忍怒復勸曰：”凡爲人子不遵父命是爲不孝，我想爲僧道的蓋是懶惰、孤貧、家苦、下流、求食度口之人。我兒決不可學他。”

妙善再奏曰：“兒聞三世清佛，今占明賢皆舍五欲成等正果，普濟天下人間。天下終不然都是下流之人？”

莊王聽罷，對皇后曰：“罷罷，子童，我和汝歸去，管他妖精則甚。”說罷，飄然歸宮去了。

妙善見父母已去，乃微微冷笑，向支機石上蟠坐，念經不輟。聽下回分解。

拘禁花園誦佛經，拋開愛欲煉精金。 清風明月無邊趣，聖旨雖嚴不易心。

第八回 彩女奉旨勸公主

忽二彩女入園，稟曰：“今有大公主、二公主特來拜訪。”言未畢，只見妙清、妙音雙雙同至。妙善連忙作禮，曰：“今日不知二位尊姐到此，有失迎候。”妙清曰：“我姐妹多時不見賢妹，心如刀割。又聽得爹爹把妹子拘禁在此，我二人心中十分不安，今日特來接你回去，同享榮華，免得在此孤棲冷淡，無了無休。”妙善答曰：“姐姐言之有理，但姐姐僅知其一，不知其二。修道之事昔年花園遊玩已見大意，到今日禪心入定，叫我與二位尊姐同意，觀如拒敵，死亟關頭，我已勘破了大半。但言姐姐來看我則可，若說勸我，海枯石爛我心決不從汝之勸。二位賢姐及早歸去，小妹出家，後日若得功成正果，先度雙親，後度二位姐姐同登淨土，有何不可？今日雙親譬如不生小妹一般，多多借言拜上。”

妙音復勸曰：“妹子差矣，人生青春易過，容顏易改，及早回心，招了親事，一生快樂，何須做這等勾當。”妙善曰：“姐姐你那裏曉得：蟾蜍無返照之光，玉兔有伴月之意。探盡龍顏海藏、天堂地獄，任君去行。我今情願離恩割愛，一心學道，望姐姐且莫多言。”

妙清亦怒罵曰：“以你這等愚癡下賤，在生憐俐，不聽忠言勸諫，只怕你登時受苦在後。”妙善曰：“姐姐免息雷霆之怒，我與你身同意不同，汝自思天子之富貴，管我則甚。”二人聽罷，乃飄然拂袖回歸。

妙善看見二人去了，依然念經不歇。

皇后自那日從園中歸去，十分憂悶，百計不能得兒女歸回。乃稟過莊王，再差彩女嬌紅、翠紅復往園中，見三公主進言勸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公主修行固是好事，學道法不若學人倫，夫婦人倫公主當熟悉之矣。今公主在此苦執意不回，小奴婢奉上聖言，特來請歸府中，招選駙馬。由不得公主肯不肯，我二人抬也抬得汝去。”妙善大怒，罵曰：“汝這奴婢，輒敢如此，我若不看救命面，決不輕輕放汝，汝去多多拜上父王，我今只願修行。今後汝等再不可來亂言亂道。”

嬌紅曰：“公主既然如此，奴婢想此地修行亦非長久之計。”妙善曰：“我已籌之熟矣，我今欲往汝州龍樹縣白雀禪寺，有五百僧尼請正行道，煩汝等與我奏過父王，若得此處修行，後當報你。”嬌紅曰：“公主請自在，奴婢竟歸宮中奏知便了。”又聽下回分解。

修行一念本生成，甘向花園禮佛經。 拂拂香風花影亂，團團夜月柳蔭清。

親言絮聒空克耳，婢語勞叨在送情。 白雀寺中間大覺，道高俯仰鬼神驚。

第九回 妙善往白雀寺

卻說莊王爲妙善之事，終日只是放心不下，盡付國政不理，專在宮中聽彩女回話，只見嬌紅二人忙忙到宮廁話，曰：“奴婢奉命到園中再三勸解，誰知公主決不回心。他說今有白雀寺，寺中有五百尼僧出家，所在正好修行。教奴婢奏過我主，他今要往那裏修行，明日入宮來拜別便去。”莊王聞奏、說道：“果是這等，待我將計就計，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一壁廂差人吩咐白雀寺僧尼勸他回來，若勸他不轉，好生治罪；今就傳聖旨到園中，召他到殿前，拜別之時，再將言語留他，又作區處。”

內使懷安領旨，即到園中奏曰：“主上說公主在此處難煉丹，宣娘娘入宮，好送去白雀寺，任意修行。切莫久延於此。”妙善聞旨不勝歡喜，說道：“今日才稱吾心。”即時隨內使轉到宮中，參拜父王說：“奉爹爹之命往白雀寺修行，就此別吾父母前去。”莊王曰：

“孩兒自這等癡呆，老父寤寐不安，飲食不寧，遣使宣兒回宮，做個好人，今我孩兒反好學道。”妙善曰：“爹爹差矣。常言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要天下萬民信服只憑一語，今日爲何言顛語倒，哄弄孩兒。”

莊王大罵曰：“潑潑無知，不依吾言，若要修行，且看你怎生結果。”妙善曰：“爹爹暫息雷霆之怒，恕卻孩兒不孝，今朝別去，有日功成，便來救度父母。”言罷，便叩頭八拜，竟出金鑾而去。

拜別雙親去入禪，洗心滌慮怎遲延。空門廣布修行事，便是逍遙自在仙。

第十回 寺中神將助力

妙善既下了殿，不管認得路不認得路，望直向前便走。宮中妙清、妙音知得，統率百官、彩女、內使一同趕來，苦口扯往，再三苦留。妙善憑他說得口生蓮花，只是不聽，拜辭便走。二公主哭回宮中去了。

當時，妙善起頭一看，只見文武官及五軍都督俱跪在地上送行。妙善曰：“不勞卿等遠送，爾等回朝俱要盡忠報國，休獻讒佞，爲文者論道經邦，爲武者運籌決勝，保護邊防，便是你等職業。”

眾臣齊奏曰：“臣等尚有一言冒犯，啓上公主，不一恕罪。”

妙善曰：“眾卿有何議論？”

眾臣曰：“臣聞上古行孝爲先，背親出家一何行奉何佛！只在宮中孝親順父，強如出家，出頭露面被人笑話。臣等愚不諫賢，煩公主回心，只要言行相符，孝悌忠信勝似修行。”

妙善曰：“眾卿聽我道：凡人在世輪回難免，我身心各有所見，汝等爲文者輔佐君王，爲武者忠心報國，莫負平生所學。爲臣于與出家各人立意不同，再休多言，卿等回去，借言拜上父王，休要牽掛孩兒，一朝道果緣成，定來相見，如今我路須生，既出了家，身且個顧，信步行將前去，何怕他凶山險水，虎豹豺狼！我今隨路只借問白雀寺便了，你眾卿懼各早回，再不消遠送。”

辭父拋娘出外鄉，尋思禮佛實爲強。 若還參得玄機透，不管山遙與路長。

妙善在路饑食喝飲，曉行夜宿，不覺一日早近白雀寺邊。

卻說此寺創自軒轅皇帝，內有五百尼僧，掌管尼僧名喚夷優，系土羅國女於出家，道果行高，無不宜敏。聞得莊上有旨叫勸他轉路，乃叫徒弟鄭正常、聞法海吩咐曰：“今有三公主與國王不和，罰到我寺中，要我等勸他回心轉意，招取駙馬，今日到來，大家且占迎接，看是如何。”

只見妙善看看來到山門，夷優同二個徒弟加頭迎接。妙善連忙答禮曰：“奴家今日特來出家，眾師父何勞下禮，望師父引我參拜如來。”夷優乃引到殿上，命徒弟焚香、撞鐘、打鼓、參拜已畢。妙善下殿到法堂上，請師父三拜。夷優曰：“公主是國家金枝玉葉，荒山儘是庶民貧賤女子，到此修行不當穩便，老身安敢受公主之拜。”妙善曰：“學道在心，豈分貧賤，下拜師父何以出家？”

夷優曰：“公主莫不是星辰反亂？不順父王，假來出家，見人之過，毀佛謗法！如何官中不招駙馬受風光，豈下妙哉！老身每在此穿破衣，吃薄粥，冷冷清清有何好處！”

妙善曰：“眾師父聽我道：吃粥心清爽，寂寞寤寐安。寶刹五百尼僧也有富貴之家，聰明智識，端莊灑落少年出家，終不然你也叫他嫁人！叫他還俗！我今特來與你同伴出家，共祝聖會，你反來勸我。原來汝等只圖風光，過日不管生死之因乎！”

夷優曰：“非老身敢說此話，因聖旨教勸公上回宮，如若不勸回來，要放火燒寺，以此苦言勸化。”

妙善曰：“汝等亦非出家之誼，若論出家道理，不怕生死災患才成正覺，任他來燒，煩惱則甚！”

夷優曰：“公主見識差矣，終不然爲一人累及丘百僧尼同你受苦。老身住持三十餘年，來嘗惹半分橫事，公主與父王鬥氣，於我有甚相干！”

妙善曰：“眾師差矣，自古僧有六和五德，出家之道行也。古聖之道有捨身飼虎音，割肉飼鴿者，有燃燈爲炬者，有舍般截手足者，汝等惜身養命，貪戀未除，如此修行乃利己傷人，非是釋於之禮也。未來燒寺先自恚惶，想你全無達道之意！”

鄭正常、聞法海對師父曰：“牯牛有胎，養子不下，將他割開。如今他左來右答，有來左答，說他不過，我們如今且去難他。”告公主知道：“你莫說出家清閒自在，不分貧賤皆當受我差使，要你同去廚中理事，物用自當勤謹，廚下完備，又要燒人換水，五百尼僧沐浴等畢，然後上堂，如有一些不台，大的荆杖，小的竹笞，一頓打出山門。這等稟過在先，任從你可行則行。”妙善曰：“耳心自受，任從差遣，奴當其前。”夷優曰：“既然如此，你來皈依了佛。”

妙善乃跪對如來，言曰：“皈依諸無佛，奴身願出家，望乞慈悲憐念，一任紅塵亂似麻，奴身永遠不戀。”

夷優曰：“你來皈依了法。”

妙善乃對天跪曰：“皈依清淨法，奴身不染塵，願向空門戀道心，永不思宮壺”

夷優曰：“再來皈依了僧。”

妙善乃對師父跪曰：“皈依大眾，差使自當撐亦事，從頭拱聽經，永無愁慮生。”

只見妙善一點慕道真心□□□□，玉皇乃召大白金星吩咐曰：“今有下方莊王女子，不喜榮華，情願修行，如今父王把他在白雀寺中受苦，那妙善粗使細務盡身所便，如此勞碌並無怨恨之心，若不救他有失好生之德。你可吩咐三官、五嶽、八部天龍、伽藍、土地速去代伊之勞，再差東海龍王廚邊開井，猛虎黑夜送柴，飛禽朝朝送菜，諸事盡發天神護持，使他得安心慕道，不得有違。”

太白金星把玉旨傳下，白雀寺中諸神各各供命。正是：

一點真心格上蒼，諸神領旨各奔忙。果然作善來天眷，白雀如來不可量。

第十一回 莊王火燒白雀寺

卻說夷優見妙善在寺得神力之助，乃喚徒弟鄭正常商議曰：“自從公主到此，勸他不回，罰他廚頭辛苦，誰知六丁神將上香，八洞神仙獻果，伽藍土地打掃廚下，龍神開井灶頭，猛虎運柴，飛禽送菜，黃昏鐘響，有此異事，想是神力助他。你人朝去奏上國王，取他回去，免得在此生災惹禍。”鄭正常曰：“徒弟即便去奏。”乃到殿上把上項異事一一奏上。

莊王聽奏，大怒曰：“有此等怪，你且回寺，我明日便來取他。”鄭正常退去。

莊王即召五城兵馬司忽必力入朝，吩咐曰：“你可來日點起五千兵馬往白雀寺，不許走漏一人，將火焚了即來回話。”

忽必力領了聖旨，出到教場，點起五千兵，墾夜把白雀寺圍繞三匝，水泄不通，一齊放火，只見五百尼僧無有生路，在內號天叫地：“今日焚寺，公主自己之事，連累我眾人死得可憐。”妙善對僧尼眾曰：“火焚寺實我之災。”乃跪天告曰：“靈山世上，弟子莊王之女，你是輪王之孫，不救小妹之難！你離王殿我離王官；你向雪山修道，我向白雀修行。普救世間之苦，何為不護我今日之災？”因拔竹簪口中刺血，望天噴去。只見一段精誠感動大地，須臾，烏雲四起，紅雨淋漓，煙消火滅，滿寺俱得死裏逃生。都來拜謝公主活命之恩。

忽必力見事不諧，慌忙轉朝，奏過莊王。莊王怒氣不息，又差忽必力提兵再去，鎖來朝中間罪。忽必力承旨帶領軍校蜂擁而去。

轉過伯牙皇后，叩在丹墀，奏曰：“妾想平昔眷屬之寵，今朝不顧身命，逕造聖前，乞賜恕罪，所有小女愚癡，納妾一計：願我王如有便道之所，立結彩樓，妾同二女並駙馬在樓上百般歌宴，卻拿妙善從樓下游過。他見如此富貴，敢有回心，免得骨肉分離。未知聖意如何？”

莊王聽罷曰：“依卿所奏，就著該衙門知道，搭起彩樓日，勸回公主。”但見營繕司赫連赤欽奉聖旨，結起彩樓。皇后娘娘、公主、駙馬、嬪妃、彩女同上樓中，百佯笙歌，百般快樂，將為可以勸得我公主回心。

誰知妙善心如精金，烈火百煉不磨。當被軍校鎖押過樓，忽必力稟曰：“公主你爲何受這般苦楚？你看彩樓上歡聲鼎沸，百般快樂，何不回宮招婿，免受禁持。”妙善曰：“我一身生在人世，本心不愛榮華，如今視死如歸，只是未曾還得雙親養育之債，他何念哉！”

須臾之間，已押到法場，只見眾臣擺開祭禮，那妙善已綁在場上。眾臣奠酒，讀祭文曰：“伏維興林妙莊王十六年，歲次甲申，七月朔日。國親臣等僅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公主前而言曰：

嗟乎！公主秉性貞純，操行淑順。不貪富貴之榮，惟思苦空之樂。有量吞天，無心世混，鬥轉壘移，人非物換。爲生不順于父母，故死不得乎正終。青春虛度，白日口昏，花綻遭風，燈明掄寐，逼赴黃泉，形如朝露，特送雲程。鑒納不備尙饗。

其眾臣祭罷，俱各大淚。妙善只是低頭閉口無一語。

俄頃，內大臣忽報聖後登臨，眾臣正於法場，焚香恭迎聖後到此。聖後曰：“今你卿士等既已祭畢，請各回朝，以便我吩咐。”娘娘曰：“你這回好好依我做娘的說，回家招選佳婿，免致這樣出頭露面，受這凌辱。你若不遵，遽然受死，你若死，教我怎生捨得母子今日分離。”妙善聽母之言，面無改色，只是閉口低頭不語。

俄而，皇帝有詔促母后回宮；俄而，內臣人傳聖旨到，言皇帝憐妙善苦楚，赦他死罪，召回冷宮囚禁，別作施行。

妙善起來，對內臣說：“父王好沒道理，要殺便殺，何故又來促回冷宮囚禁。”

內臣曰：“三公主，死門難向，常聞子孝父慈，何故苦苦執迷。”

妙善曰：“他只把死來挾制我，除了死不怕，且看他如何擺佈我。”

一死須教輕泰山，修行不改任摧殘。祝融已有天神助，說甚宮囚血染凡。

第十二回 妙善雲陽赴死

莊王將妙善囚在冷宮，自念骨肉參傷，密諭內臣曰：“父慈子孝，緣父不慈故子不孝。我今早上已告過家廟，家祖冷宮勸他一番，且看聽我也不聽。”莊王乃與內臣同至，宮門，開了鎖鑰，已是二鼓時分。

妙善見父王來到，跪在地上。莊王哭謂之曰：“我兒，慈母配如地，嚴父配如無，不從父母訓教，何異禽獸！你兩個姐姐因順父母，招親百般快樂，你情願要做囚人？世情最好的是夫婦之義，愛重如山，恩深似海。今當改過前非，順從父命，招選駙馬，一生快樂。若不依眾，休想在世。”

妙善曰：“爹爹所言差矣。語者方知太陽門下無壘月，天子門下有窮兒。孩兒各有所見，夜半更深著甚來由，苦來相勸。”

莊王曰：“我兒這等愚癡，招婚是人之大禮，何故不從？”

妙善曰：“寧可使須彌山粉碎，大於世界平沉，教我招夫此事休提。”

莊王曰：“你這等不識抬舉！教你招大爲帝，此乃好事，何故不從？”

妙善曰：“爹爹正覺昏迷，邪心熾盛，你爲萬民之主，不能齊家，焉能治國。若是天子人工，疇肯半夜三更父入子宮，逼女嫁人，天下聞知，乃萬世之羞，是何道理？”

莊王見妙善執了一念，決無回心從父招大之理，曰：“明日在法場斬首，以治你不孝。”說罷，忿忿即出冷宮。

土地聞見此事，即忙具表奏上玉皇。玉皇曰：“如今西方除了世尊，就是妙善此等大識智菩薩，今日有難，豈可坐視。他如今忤了父命，明早押赴法場處決，你可防護。待他刀砍刀斷，槍戳槍折，絞他之時使他不知疼痛。汝可化作一虎，跳入場中，速將妙善背入山林淨處。將靈丹一顆放他口裏，使他屍首不壞，魂歸地府，遊遍即送還魂。香山得通南海普陀岩，顯靈方成正果。”

土地領了玉旨，即於法場俟候。但見時至五更，軍校將法場團團圍轉，監斬官忽必力把妙善綁在場中，專等旨到開刀。

妙善就綁，怡然大笑，說道：“我今早得超升，再不沉迷於地，但你等可速斬我，休凌辱我的身軀。”說罷，令旨已到，催促下手。

只見一陣風過，天昏地黑，法場紅光罩起，妙善刀砍不入，槍戳不入。

聖旨傳下，再取紅綾丈二，絞死無違。

方絞之時，忽見猛虎躍入場中，軍校驚得四散，將妙善一竟背入密松林去訖。監斬官回奏莊王，莊王大喜，曰：“今小女不合于天理，不忠不孝，應該虎食。勞卿所至，欽賞黃金二錠。爾其退朝。”

公主修行一命傾，父心何忍喪兒身！ 豈知作善天憐念，南海功成萬古秋。

第十三回 妙善魂遊地府

卻說妙善被父絞死，土地將他屍骸背在山中，他一點幽魂不散，杳杳如浮雲，昏昏似夢中。抬頭一看，不知身在何州荷地。乃自歎曰：“奴家被爹爹絞死，緣何來到此間。又無高山草木，又無日月星辰，又無人形房屋，又無雞犬相聞，怎生是好？”

正歎之間，只見一青衣童子放大毫光，手執幢幡，向前言曰：“吾奉閻君敕旨，迎接公主游一十八重地獄。”

妙善曰：“此是何處地方？”

童子曰：“此正是陰司，只爲公主不肯招親，卻被父王絞死。久聞公主大慈大悲，道風高超，主司啓奏，十主大悅，普傳敕旨，特來迎接。不須驚恐，即使登程。”

妙善只得與童子同行，來到鬼門關，只見眾鬼各各跪門迎接。牛頭馬面都來雙拳拱手。入了關門，俱見枷鎖刑具令眾鬼受苦楚之慘。妙善問童子曰：“此皆何等刑具？是何等之人當受此罪？”

童子曰：“不忠不孝受那凌遲碎剮、剝皮揚灰之刑；貪淫屠戮受那刀山劍樹之刑；拋棄五穀、輕回百物受那雅春磨磨之刑；勢豪凌虐小民受那鐵床銅柱之刑；縱恣口腹食盡水陸受那沸湯油鍋之刑；搬唇弄齒、面是背非、讒譖陰狡受那抉目拔舌抽腸剖腹之刑；推人落水、坑人下井受那奈河水渰之刑；淹沒子女、觸汙三光受那血湖血海之刑；恃強凌弱、將大壓小、以富吞貧、以貴欺賤受那石壓銼燒之刑，釣魚射鳥，投機騁詐受那鐵鷹、鐵犬、毒蛇、惡虎咬齧之刑，還有黑暗餓鬼阿比畜生種種刑具，不可勝數。”童子一邊指說，妙善一邊行去。忽見幾個尼僧一手將妙善扯住，喊叫：“慈悲度脫。”妙善曰：“我平日與你無冤，何故扯我？”眾尼曰：“我是白雀寺僧尼，因公主不從父王，故來放火驚死。我這九個僧尼不得超脫，望公主慈悲救拔。”妙善曰：“既要超脫，合掌向前，隨我誦經。”但見地藏王觀見冤魂纏住善心公主，乃向前吩咐眾魂曰：“我今已與爾奏過閻君，發爾俱向極樂園，投生出世，再不在此處在死受苦。”僧尼俱大歡喜，拜別而去。

看看公主來到金橋，但見上面寶蓋幢幡，下是黃羅錦繡，左右欄杆四龍圍繞，紫雲布地，百樂齊鳴。公主問曰：“爲何此橋這等官貴？”

童子曰：“只爲公主善心，千般地獄化作錦城，血湖化作蓮池。”

妙善曰：“此間又聽得有哀樂兩樣之聲，爲何？”

童子曰：“樂者十王殿內笙歌之樂，哀者地獄中鬼囚之苦。”

妙善曰：“受罪之鬼何方人氏？”

童子曰：“都是陽間爲惡之人，今來陰司受刑。”

妙善曰：“既是如此，待我解厄超度他去。”

只見真經誦動，囚下天花亂墜，囚中放大光明，枷鎖自脫，百刑俱解，一切鬼囚俱得佛力超生，地獄爲之一空。

妙善舉頭再看，見十王齊齊都在前面迎接。妙善急忙答禮曰：“弟子有何德行，敢勞閻帝垂青。”

十王曰：“吾等聞知公主誦經說法，天花亂墜，真乃善哉！善哉！大眾願來拱聽。”

妙善曰：“既要聽經，可將三途、八難、十八重地獄一切鬼囚放出聽講。”閻帝吩咐牛頭馬面速將眾囚一齊放釋。

妙善誦經已罷，陡然地獄化作天堂，刑具化作蓮花，冤家債主一應囚犯俱得解脫。

判官即忙將死生簿來稟過閻君，曰：“自從公主到此，刑具盡化，罪人盡脫，吾恐地獄天堂自古設立，若今不送他轉去，是有天堂無地獄，成甚豐都世界！”

十王曰：“既然如此，今公主地府皆已遊過，可著二十四對幢幡送公主過奈何橋，引到密松林屍所，著他還魂，往升上界。”閻君與六曹俱在孟婆亭作別而去。

游遍陰司過奈何，獄囚冤債盡消磨。 孟婆亭下相分手，颯颯仙風鼓太和。

第十四回 妙善還魂逢釋迦

點化卻說妙善離了地府，真魂被童子引得附在原屍體上。一時醒轉起來，只見身臥樹林之下，歎曰：“我記得先在地府無所不聞，無所不見，只指望求離八難，何期今再還魂，淒淒冷冷，孤苦伶仃，又無山居學道，又元林隱藏身，如何是好？”

正在沉吟硬咽珠淚交流，雲移篤動，釋迦如來駕起祥雲，一時來到妙善面前。打於恭，言說道：“娘子爲甚在此荒山野路？”妙善把那生前死後還魂之事一一對那先生告訴了一遍。

釋迦曰：“娘子，我看你這般苦楚，不若與我權爲夫婦，結草爲庵，隨時度日，有何不可？”

妙善曰：“先生差矣，弟子游遍陰司，探盡輪回之事，你這皮毛之後在我跟前休得亂說。”

釋迦曰：“善哉，善哉。吾乃非別，西天釋迦是也，前言戲之耳，因你修行，此處不是安身之所，特來指引你到香山去，修行有著落。”

妙善連忙拜倒地上，說：“弟子肉眼，一時不識師父到此，萬望莫罪。但不知香山在什么地方？”

釋迦曰：“香山乃自古隱仙之所在，越國南海中間。上有普陀岩可以修行。”妙善曰：“此去未知有幾多路程？”

釋迦曰：“記有三千餘裏。”

妙善曰：“只怕身上無食，肚中饑餓，力不能勝，一時恐難到得。”

釋迦曰：“我有仙桃一顆帶來與你，此桃不是凡果，上界歡喜園中之桃。吃了四時不渴，八節不饑，永無榮枯，長生不老。”

妙善得了此桃，遂拜別釋迦，竟往香山趨程前去。

大白金星雲頭觀見妙善行步艱難，乃喚香山土地向前，吩咐曰：“今有妙善公主要往香山修行，奈緣路遠，爾可變作猛虎擋路，待他來時，爾可背他前去，不得有違。”

土地受了金星敕旨，在於當路伺候。只見妙善沿途借問而來。正行之間，撞見老虎當路而吼。妙善向前祝虎曰：“我是不孝之女，違父出家，今日相見任從飽食。”

虎忽作人言曰：“稟告公主，吾非虎也，乃香山土地，奉上帝敕旨，化身迎接公主，望請乘騎送至香山。”

妙善曰：“既是如此，感謝公公，倘若得道成，不忘厚報。”

言語之間，耳邊只聽得如風似電，早到香山。只見：

層巒聳翠，古木生陰，萬頃金波，皓月團圓。凝碧海千林玉筍，祥雲藹罩青嶺，瀉下丹崖群鹿舞，瀑布泉高吹來綠，樹眾禽鳴調黃茸。乃懸崖有四季不謝之花，斷崖有盡日常新之

草，鬱 插神霄。登泰山而小魯，片帆遮巨浪，駕溟渤而揚彼，幽禽野鶴停長松，錦鯉遊鱗穿遠渚。真個生成鷺嶺，宛然畫出蓬萊，鈴鐺朝昏儘是沙門說法，鷺島上下悉皆梵剎燃香，依峰作鎖環水城。正是：

天下名山稱第一，世間勝境此爲尊。

第十五回 香山修禪點化善才龍女

卻說妙善既到香山，清心滌慮，朝誦暮習，修到九載，神機廣大，妙法無邊。只見岩中群虎數千咬木銜石遮蓋，四圍山王土地圍護，人爲龍象交泰，神欽鬼奉，猿猴獻果，鸞鳳供花，慶雲祥瑞重重罩裏。妙善自知百煉丹成。永可不涉死生障路。

當時有地藏王與香山土地商議曰：“自公主娘娘到此修行，如今正果已成，自世尊以來一人而已。不惟三千大千世界由彼揮指，而三千大千世界亦由彼管轄，上含重霄，下至九地，凡有血氣皆在彼之掌握。此誠我等之主而爲諸侯之所瞻依者也。今日二月十九日可尊口高座，以救濟萬民。”

土地聽罷，即會同四海龍王、五嶽聖帝、一百二十位大歲神煞、三十六員天門天將、風伯雨師、雷公電母、三十六顯、八仙十王共尊妙善盤蓮花寶座，以爲：人天普門教主。俱各參拜已畢，但無一徒自是妙善招度，一善男女中倘得一好徒弟，著土地報來。

土地訪得兗州大華山有一童子，名喚善才，家居樂邦，父母俱喪，自幼在本山出家，未成正果，此子可度。乃將其人回奏娘娘。妙善即差土地前去取來。只見下一時間土地接得童於到座。妙香問曰：“你何人？”

善才答曰：“念弟子名喚善才，家居樂邦，父母俱喪，六親骨肉全無，自幼在本山出家。今聞娘娘在此千百億化，弟子特來望乞脫度。”

娘娘曰：“只怕你心意不誠。”

善才曰：“不遠千里而來，何爲不誠？”

娘娘曰：“你也曉得什麼本事？”

善才曰：“弟子知得肚問好惡之事，能觀千里之外。”

娘娘曰：“既曉得這般本事，如何肯來投我？”

善才曰：“自古無師不成正果。”

娘娘曰：“既是如此，你且權居岩下，待我取了法戒文簿，再來度你。”娘娘乃喚土地：“你可引眾神仙化作海中強盜，明火待槍殺上山來，我即奔上岩頭避難，跌下岩去，以試他善惡之心何如。”

土地聽令，即化作勇猛強人，蜂擁殺人山來。娘娘連叫救命，失腳跌下萬丈深岩。善才看見爲師戎重，急忙亦逃將下岩，托起師父，即對娘娘哭曰：“師父弄假成真，不該如此戲唬弟子。”

娘娘亦哭曰：“爾果真心慕道。爾才上岩見岩下有甚人否？”

善才曰：“我見底下有一童子死屍。”

娘娘曰：“此即你之凡胎，如今我已與你脫化了。白是合掌誦經，再不可離我左右。”

一日，娘娘挪開慧眼，見東海龍王差第三太子出來巡海，太子承父之命變作一金鱗鯉魚，隨海踴躍，誤入漁人網中，被漁人拿起，將在越州市上貨賣。娘娘即遣善才化作客人，將一吊錢前去買到，岩前令放之歸海，三太子再三拜謝娘娘活命之恩。歸到尤宮，報知父王。龍王說：“你可即取夜明珠一顆，送上娘娘殿裏，照他夜間誦經。”

時有三太子公主素心慕道，要去修行，聞得此事，即稟老龍王曰：“孫女願送此珠，往拜娘娘學道。”

龍王曰：“你有此盛舉，我水族永無沉溺之憂。”及取水晶蛟絹帕盛珊瑚果盒，托九龍吐焰明珠一顆，公主捧定獻上娘娘。

娘娘受了明珠，讓公主回宮。龍女曰：“弟子不願歸宮，情願在此伏事娘娘。皈依佛法。”

娘娘曰：“學道甚難，爾乃公主，如何受得這苦？”

龍女曰：“娘娘當初十磨百難尚且耽九之，何況今時有娘娘真正師父在此，弟子何不可學。方乞娘娘以慈悲爲本，收留弟子。”

娘娘曰：“你既誠心，可拜了善才爲兄，自今呼爲兄妹，專一修心講道，不得有違。”

自是二人領了娘娘法旨，閑則誦經說法，有事則救苦救難，一任替天行道。

花市道人讀傳至此，乃歎曰：

作善天庭必降祥，千磨萬劫爲詐忙。 終身只恨韶華短，出世應知道味長。

已入天堂輕地獄，既登佛境藐閻王。 善才龍女參禪定，種種慈悲求萬方。

第十六回 妙善化身治病

卻說莊王自從絞妙善死後，只在宮中與妃嬪作樂，朝政付與趙震總攝，凡有內外件旨一任殺戮。有白雀寺伽藍搜他過惡，疊成文簿，一一奏上天曹。玉皇殿前掌書令乃接上表文，轉達天廷。

玉皇見奏，心中大怒。說：“此人殺女不慈，燒寺甚虐，叫注祿判官查他陽壽何如。”

判官將簿細查，見他陽壽尚有二十年未盡。玉皇曰：“既他帝祿未可削除，可宣降疾神人前來聽差。”

天醫宮中溫元帥聽得五旨，即忙俯伏玉階，啓聖上有何法旨。

玉皇曰：“今有興林國妙莊王行惡，放火殺入，當除符命削籍，但此人陽壽未盡。汝可即降災殃纏害其身，使他妙藥難醫，後來感動善女捨身救他，方顯報應，汝其欽哉。”

溫元帥領旨，即將重疾惡瘡降與莊王身上。但見莊王在宮樂極悲生，忽然身體沉重。周身發出惡瘡，皮肉俱爛，日夜叫痛不止。

娘娘在香山佛位上心眼一觀，會見父王身染重疾，乃爛肉痛不止。說曰：“如今我父得病，十分狼狽，我今雖能成道，父母養育之恩亦當補報。不免化作凡僧與父親一看生瘡，到彼揭榜救取，一來報得他養育之恩，二來顯得我修行有用。你二人好好與我護持香火，我去下凡走一遭即來。”正是：

只因九載功成大，變化凡僧便不難。

第十七回 妙善揭榜入國

卻說莊王得疾十分沉重，伯牙皇后衣不解帶，朝夕事奉湯藥，忽然想起妙善死得苦楚，乃以言挑曰：“我王這等重疾，一旦倘有不諱，獨無後言乎？”莊王曰：“讓位與女婿便了。”

皇后曰：“哪個女婿？”

莊王曰：“憑粹童擇哪一個。”

皇后曰：“可去宣來？”乃以皇帝手詔命懷安太監去召，懷安一時回報說：“兩個駙馬爺同二位公主各在府中飲酒作樂，小奴婢先到趙府稟事，閉門不理；後到何府亦複如然。奴婢又再三稟雲：‘如今皇帝病重，你府中爺爺知否？’俱曰：‘知得多時。’又聽得兩個公主說：‘縱然有病，終不會就死。’因此奴婢回覆。‘皇后把懷安所奏之事，將手扶住莊王，一把上項事逐件對莊王細說。’

莊王聽罷，氣滿胸臆，惱得幾死者數次，夫婦相抱大哭一場，說：“我有太子決不到此地位！可惜第三十女兒又無福承受，如今怎生是了。”

皇后曰：“當時女兒修行，聽他出家，即有緩急亦可叫他來身邊。如今兩個大女兒，他自享富貴，這等宣詔他反視如路人，公然不睬。”

莊王哭曰：“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今日若非粹童，朕之在此有誰看顧！今日死者已不能復生！可宣值日內臣速寫榜文，四處張掛，但有天下名醫有能醫得朕疾，即愈便把大位讓與他去。這兩個畜生或若到來，可與一頓亂棒趕他出去。”

皇后傳旨命中書科寫下榜文，招集天下醫士。軍上即將榜文貼於皇城四門。榜文曰：

朕以丕德忝鳳位，獲戾上下神抵非可言罄，或者天降之罰，俾朕躬偶進惡疾。數月不痊，群臣成思爲朕屬記山川，但冥冥決事終成幻路；而起死回生沉療頓稱，山林草澤未必無抱奇術，足以斡旋天地者存於其間。今朕從士輿論，惟爾羅拽名醫，果能挾策來治，掃清疙瘩，使一德輝炫而日月既觸中天，則爾之於朕不啻明良，而朕之于爾視再生尤重。朕即退位養老，揭歷數於爾，攸囑爾其盡心，朕言不再。

但見妙善化作一個老和尚，頭戴皮毗盧帽，身穿百納袈裟，腳穿四耳麻鞋，腰懸盛藥葫蘆，走到城邊，轉過迎和門下，將求醫榜文讀罷，隨而揭在手中。有守門軍士看見，一把拿住，問曰：“你是甚麼和尚，這等膽大來揭榜文！”和尚曰：“貧僧祖代名醫，九州萬國哪一個得病不是我去醫好！如今你皇帝要性命，我老僧要天下。將手段傳帝位，你眾人代我通報，我如進去。”

眾軍士曰：“你這分明是個顛和尚，好好快去，免我打你。”

和尚曰：“你哪里曉得我本事？”

軍士曰：“目今多少金紫醫官尚且醫治不效，你自家爛瘡尚不能療，焉能救得別人！”

和尚曰：“你眾人休得恐號老僧，我自幼出家，但有腫身重疾、及死骷髏，不勞一服靈丹，病即除根。爾去上奏國爺，這病症老僧極能醫治。今古病源各有冤債，老僧爛瘡有藥無方，君王病症有方無藥。”“軍士曰：”這和尚說話甚有來因，我們大家去稟丞相爺，宣他進去用藥。”

君王一旦病纏身，難選良方不遂心。真個藥醫不死病，果然佛化有緣人。

第十八回 妙善入宮視病，救活二姐

丞相得軍士所稟，即到宮門奏曰：“蒙旨張掛榜文，招取醫士。今一僧人揭榜，願醫我王，特奏聖駕。”

皇后傳懿旨：“可著他進宮。”

丞相即宣和尚來到宮門。山呼萬歲已畢。內旨問：“僧受業何師？姓甚名誰？出家幾載？”

和尚奏曰：“貧僧受業圓通祖師，師父名喚悉達。貧僧名諱光明，藥師、藥藏皆我徒弟。”

內旨曰：“僧人既有妙劑，煩即制來，病癒之日當有重賞。”

和尚曰：“榜文說付以天下，今止言重賞，貧僧不敢下藥。”

莊王聞奏，大怒。扶病強勉起來，見僧問曰：“天下便把與你，你用甚藥可醫得病癒。”

和尚曰：“此病非凡藥可料，除是仙人手目差人割取過來，和靈丹搗搽方可救得。”

莊王人等曬曰：“縱有黃金萬兩，誰肯捨身割偶，和尚將此必無之事欺誑朕躬，此系妖言，藥何說？難容恕。”

和尚笑曰：“臣啓聖上暫息雷霆，臣出此言必有來歷。此仙人住居香山庵中，一十九載忍辱無嗔，專一救濟貧窘，捨身無吝。陛下要去取他手目，不用金寶，只用沉檀香一盒，差大臣頂禮拜清，即便取得來到。”

莊王曰：“此去香山幾多路程？”

和尚曰：“約有三千餘裏，但執貧僧這個路引在手，不過五日就可回轉。”莊王出旨，即差丞相趙震同劉欽前去，修敕文一道、寶香一盒，竟往求覓無違，又著令金瓜武士將此僧謹防在左順門下，休令脫逃。

卻說兩個駙馬聽得僧人醫病，要進宮內，曰：“前日忤旨，又不敢入去，欲要不進，尤恐僧人醫好，奪了天下。”乃與心腹內臣霍禮商議：“先使人夜間刺死和尚，後將毒藥只說和尚進來之藥，哄聖上吃了，即時和尚也死，皇帝也死，天下自然無人占得。”趙魁、何鳳歡天喜地。

等到夜靜，置了毒藥，乃呼手下親信蒼頭索答來，吩咐曰：“你到半夜可悄悄手持利刀，潛入左順門裏，將和尚刺死，不得有誤。”

妙善原是將身上袈裟指一個化身在此，他自己已轉香山去了。彼時在庵方與善才議事，慧眼一看，只見何、趙二人行此不良之事，乃喚值日游奕使者，吩咐曰：“爾即去莊王床前，將內臣進來毒藥換了，將蒼頭縛在左順門下，即來回報。”

卻說時至三更，內臣霍禮手捧毒藥在手，向宮門叩門，內問何人，霍禮曰。“奴婢在左順門接得和尚制來之藥，說仙人手目一時未到，權送此藥，陛下一服可省疼痛。”

皇后方才接過，被游奕神將乳香止痛湯換了，皇帝保全無事。毒藥傾在地上沖倒宮人無數。

索答來看定和尚拔出利刀，劈頭剝去，和尚閃在一邊，自身被袈裟絆倒在地，用力掙扎，手足猶如被縛，不能脫去。游奕神幹了此兩樁事，轉庵回復去了。

侍至天明，何、趙二人打聽，只見朝內喧喧嚷嚷，說：宮內誰人行毒藥，沖倒幾個宮女不能起床；又報：和尚被人行刺未遂，那行兇人倒在地上動止不得。莊王病中聞得此事，出旨著錦衣衛拿那行兇人，著實鞠究報來。

掌錦衣衛是大將軍褚傑第二子椿定烈，差校尉到左順門把那行兇人一時剪綁，押到階下。索答來忽然醒起來，睜開雙目說：“我非夢裏？我在殺那和尚，怎麼縊倒在此？”褚定烈吩咐：“與我鬆綁，叫他招了。”索答來初然不認，直至重刑乃直言招曰：“小人是趙府蒼頭，名喚索答來，主公與何爺聽得聖旨，要將天下讓與和尚，主公懼怕失了天下。故著內臣霍禮陰用毒藥毒死皇帝，又差小人刺死和尚。此系上命差遣，小人所供是實。”諸定烈收了供狀，將索答來監下，入宮轉奏莊王。

莊王得奏咬牙切齒，對皇后大罵曰：“我作何孽！好好一個孝順女兒又苦逼他死了，這等不義禽獸享我富貴不思報本，反來用藥毒我，殺我醫僧。天不容他，使他二事都不得遂。”下旨：“著錦衣衛即將何、趙二賊綁赴法場，登時斬首，以警將來。內臣霍禮、蒼頭索答來凌遲處死。欽此。”

稽定烈素受文臣之氣，何、趙二人每恃皇親常傲慢他，定烈蓄恨在心，承旨即點起二于羽林軍，將何、趙二府緊緊圍上。兩個公主無計可施。只得冒死來說母后寬恩大赦。

皇后乞女兒哀挽不付，乃首禦惕前，帶兩個女兒哭訴曰：“幼女已亡，此二賊謀爲不軌，自然殺無赦。但兩個女兒系自家骨肉，乞我王曲赦罪惡也。莊王沉吟半晌，吩咐將二賤人幽閉冷宮，餘無所赦。

姊妹二人在冷宮哭思：“三妹修行，我等阻他，今日我等福不到頭，禍反先至，要此性命做甚麼，不如死去，早與三妹作伴。”二人相抱大哭，一時昏倒在地。冷宮土地即托夢與他說：“爾二人不要枉死，爾三妹未死，今已得道，爾可乃今修行，後日他來度爾。謹記吾言。”二人醒轉，似夢非夢，說道：“寧可信其有。”從此吃齋把素，朝夕誦經，一意宮中修行。

卻說二駙馬在府自知理虧，再無生道，乃在府中自縊身死。軍校打開府門，將屍驗過。定烈命軍士抓了二人首級，轉到法場，取出霍、索二犯，上了木驢，凌遲已畢。然後具表申奏莊王。

莊王思想二女都是這樣結果，其病轉加沉重。後人有詩歎曰：

當年征戰殺人多，收得寅圖出入夢。一怒幾千肝腦碎，滿城無限怨魂難。

已知虐女心尤慘，難免連床病轉磨。南海老僧贈手目，興林國統屬誰何。

第十九回 仙人手目調藥

丞相趙震與行人劉欽帶領人馬銖割日夜趲行，不消二日夜，已到香山寺前。妙善著善才化作凡童，出門迎接，指引到壇。劉欽將聖旨對壇宣讀：詔曰：朕聞大仙久隱靈穀，道風高超，名播乾坤，慈憐囚生。興林大國五十四載天下和平，忽染一恙，任點諸方，並無寸效。今遇僧人指點，藥用不瀆手眼，以信顛言，仰望仙人大喜大會，朕身痊屨，不忘厚德。特敕臣趙震等來取，以慰朕心。仙人接敕已罷，吩咐使臣曰：“遠路勞頓，皇帝望殷，你可取刀來，將我左邊手眼割去，叮囑醫人用心醫治。”

劉欽捧刀在手，不敢動作。仙人曰：“爾要速去回命，何得作此兒女之潛。”劉欽只得將刀下手，但見初下刀之時鮮血淋漓，後來就似沉香一般，乃把金盤盛起，拜謝大仙，回見國王。

妙善既化手眼分他割去，向善才曰：“我今先趕入宮與他調治，我再化得有右邊手眼在此，再來取時，爾可仍付與他。”說罷，飛騰而去。

趙震取得手眼到國，竟入宮中，先獻上皇后，皇后一見心內惻然，說：“世間有此大仙肯捨身救人，不顧自己肢體！”仔細舉起來一看，不覺兩淚汪汪：“此手分明是我第三個女孩兒的手，我記得他左手虎口有一點黑瀘，今卻巖然。”莊王曰：“天下相似者極多，哪里便是。”皇后哭曰：“若非自家兒女，誰人肯活活割手抉目與你治病。”

正在疑惑之中，和尚聞得取到手眼，便入宮奏曰：“此大仙修行已經二百餘年，救人多矣，皇上不必用疑。”皇后方始拭淚寬心，付手眼與僧人調藥。

和尚掩了凡人之目，丟開手眼，口取一粒仙丹，搗末調水，指示莊王搽上左邊。剛搽得左邊半身，藥已用盡。但見左邊如狂風掃葉，雪遇太陽，其腫頓消，瘡痕無影，卻有右邊患痛如故。

莊王複問僧曰：“賢卿有此高方丹金，右邊無效還是何如？”

和尚曰：“大仙之手得左只治左，得右治右，今只求得他左邊是以左好而右不驗。”

莊王曰：“今日損人利己，朕所不忍爲。”

和尚曰：“若無大仙，右邊手目從何而來？”

莊王曰：“未知大仙還肯舍否？”

和尚曰：“大仙以慈悲爲本，上身割落他亦喜爲。”

莊王複差劉欽領了敕文，星夜又到香山取討。劉欽來到庵中，仍將聖旨展開，對大仙宣讀：“皇帝詔曰：朕蒙大德，喜舍左邊手眼，病除一半，右邊不能全有，朕今負罪再祈真仙大聖，朕得病痊，不昧初心，在處建創廟宇，家戶寫立真神，獨尊大法，留傳萬世，本國他鄉進香，歲歲供花。伏望大喜大舍。特敕請求，無違朕志。”

使臣讀罷敕文，善才化作大仙，乃叫使臣取刀，右邊手目一齊割去，用盤盛住。劉欽起頭一看，只見大仙兩邊鮮血淋淋未幹，合口而坐，真個慘人。乃私歎曰：“這和尚也不是好人，要救一個人就壞一個人！想他只是要皇帝做得緊。”說罷，拜辭大仙，連夜回國，獻上右邊手目。

莊王大喜，乃宣和尚進宮配藥。和尚仍取一粒仙丹，研水將莊王右邊一搽，剎那間，如陰雲一洗，晴空朗現，尺霧一清，紅日正照，錚躬煥然複新，莊王全身依然如舊。滿朝慶賀，文武齊歡，共議尊和尚爲鎮國禪師，議擇日讓以大寶，冊立爲帝，謝他再生活命之恩，令市人遠散傳。至此贊曰：

哀哀父母甚劬勞，舉世紛然變蓼蒿。 養志守身親義重，捐軀竭力孝行高。

火燒白雀悲三界，魂逐青衣化下曹。 紫竹半林搖曉吹，普陀千古聖恩褒。

第二十回 妙善駕雲歸香山

莊王病體得痊，喜不自勝，乃頒特旨，宣光明和尚上殿。丞相趙震領旨，請和尚上殿受封，光明和尚上殿，俯伏陛輝，聽旨：“詔曰：朕今得命，此事非常，死中得活，枯木生花。天遣仙醫，感恩非淺，實朕宿世之父母。當頒天下大赦，權將正殿爲講堂，暫把龍床爲法座，嚴潔道場。敕號僧人爲：三天門下大寶法王、鎮國禪師。代朕掌管江山，朕退入養老宮，今日聚集文武，交國授受。爾其欽哉。”

和尚既拜謝敕旨，乃對眾官曰：“貧僧出家之人，散誕慣了，如今只願主上仁民愛物，不嗜殺人，爾眾文武承流宣化，盡忠報國，則貧僧高枕日紅，共樂升平世界，誠爲萬幸。若夫皇帝之位，非惟貧僧不願，亦貧僧無此福勝受也。”言罷，山呼萬歲，拜謝皇帝，用袍袖一拂，紫霧祥雲從天而墜，乃將身駕起，騰空而去，因擲四句偈語下來：

吾乃西方一世尊，特來救爾病除根。 □□正道無邪色，勿使靈真染色塵。

文武拾得讀罷，乃曰：“原來這老僧是個活佛，望空駕雲去了。”就將偈語奏上莊王。

莊王曰：“一吾有何德能感動世尊下界，又感動大仙舍我手目。我且問你，當時大仙是甚佯人？”

趙震奏曰：“乃是一個女子，其相貌與三公主甚是相似。”

莊王曰：“爾下刀時，他也怕痛苦？”

趙震曰：“小臣下刀之時，只見鮮血淋漓，見者心惻，而那大仙並無戚客，歡天喜地。”

莊王曰：“有此異事！若說我女得道，當時怛怛絞死，被虎咬去；若說不是我女兒，誰人捨得斷臂抉目救人之危，此事一發異哉！爾眾臣僚共諸眷屬可速持齋戒，清淨身心，竟往香山面謝仙姑，一則以解朕心之疑，二則以報答其生成之德。

仙女慈悲救朕身，志心頂禮用殷勤。 滿朝文武並妃嬪，同到香山禮世尊。

第二十一回 獅象托身拖去清音

妙清、妙音自從附馬犯法典刑，把他監禁冷宮，二人在富絕去五欲，志心皈依佛法，朝夕誦經不輟。

一日，西方世尊如來山門上站刻青獅、白象把門，奈緣聽經誦偈多年，靈通靈變即有知覺運動，有時化爲長老，有時化爲須彌，又有時化爲少年豪傑。

時當八月十五，乃王母蟠桃會，諸神具在，如來亦與其宴。門外青獅、白象見大佛王母宮中去了，兩人乃相與商量曰：“我等終日拘禁在此山門，動輒不得自如，如今不免將身上泥上指個化身在此，就此無人走下凡間，逍遙片時，有何不可！”兩個化身一變，變作兩個青年漢子，逢店飲酒，又聽得惑言：“若要拿些婦女，可速速到人林國中便走一走。覷見冷宮中有二美人在那裏，你就拿得近宮山魃一問。”山魃把二人首末底行，從頭說了一遍。

青獅即化作妙善形象，白象即化作徒弟，雙雙半夜敲開冷宮宮門。

妙清、妙音慌忙向前，一看，見是妙善。二人十分著驚，說道：“妹妹你既死了，又何以在此驚我？”

妙善曰：“小妹身從那日父王賜死，感得天神假裝猛虎將我背入天宮，如今我已爲天上掌書玉女。昨日，雲端見爾冷宮受苦，故今師徒二人奏過玉皇，專來接你上天同享快樂。”妙清二人聽罷，妹妹三人抱頭大哭。

妙善曰：“事不宜遲，姐姐可速同我起身，恐守宮人知覺不便。”

妙清曰：“妹妹有道能騰雲駕霧，我二人怎麼同爾走得？”

妙善曰：“不妨，請二位姐姐閉了雙目，不要開，待我帶你上去。”

二人依言，但見獅、象作起法來，一時之間拖得妙清，妙音來到清涼山絕頂之上。二人睜眼不見了妙善師徒，眼前只有穿青、穿白二少年子弟來到，笑謂妙清等曰：“吾乃非別，

是天上玉皇大帝外甥，適間雲頭忽觀見兩個煞魔，長手短軀，諒拖爾來食，被我打走。我二人有前世之恩，你可共我結成夫婦，後日我帶爾上天。”

妙清二人聽罷，唬得魂不附體，對妹子說曰：“事已至此，有死而已，他何恤哉。”乃對二少年曰：“我乃莊上之女，駙馬之妻，只因有許聖旨，囚入冷宮。既在冷宮淨心學道，死生已置之度外，你是何處妖精，敢來我跟前胡說！”

青衣曰：“吾系玉葉金枝，先已對你說了，安得妄疑我爲邪，成就一對夫妻亦是夙世緣分。爾說學道，道在哪里？你的妹子苦要修行，如今已作虎餐之滓。人生一世快樂爲第一，我不玷辱於爾，爾何執迷不通。”言罷，二人陪著笑臉來抱妙清。

妙清姊妹恐身有夫，便欲尋死。二少年欲心雖熾，但一時逼死了他，豈不白白用這一片苦心。乃將迷魂水一口噴將起來，把他姊妹都迷得眼目昏了，複帶去藏在萬花穀中五松岩內，著落岩前一個千年跛腳鰲精與他守住，他兩個終夜出去，各處淫人，日間回轉岩內，百般調戲妙清姊妹。又教鰲精化作山村女兒，攝得近方人間飲食，詐言：“我是前村王家使女，昨日在此岩前拾柴，觀見爾二位娘子在此受苦，故送食授你之命。”妙清聽罷，心中無疑，權時受了充饑，由是鰲精日復一日，三廚不絕。

卻說把守冷宮內校入宮不見了二位公主，慌了手腳，連忙進宮來稟。莊王正要起駕在香山，聞說此事，登時氣倒在地。說：“這兩個賤人終不然逃走不成！他幼長深閨，又無法術，若是死了卻有屍首，若是出外修行，他又不曉得寺觀。”將兩個守宮軍士重責四十，就限他各處地方訪來。軍士畏法，只得負痛前去。

那妖精淫宿妙清、妙音不遂，開眼一望，只見宮中發出軍士四方來緝，兩個商量曰：“一不作二不休，皇后宮中嬌紅、翠紅容貌亦盡去得。原是妙善宮中使女，我等何不再化作妙善，拖得他來，亦盡夠我受用。”

青獅即變作妙善，白象即變作從行女徒，瞰得二彩女方出宮門，二妖向前叫曰：“爾這丫頭就不認得我？”

嬌紅抬頭一看，認得是公主，乃曰：“公主死了，緣何又得在此？”

妖怪曰：“我今修行有道，刑殺莫加。昔年之死，乃是一了你眾人之眼。我今已在香山成了大佛，來度你前去。”

嬌紅曰：“既是如此，我去稟過皇后即來。”

妖怪曰：“你去便有阻滯，可快跟我，遲了我便去了。”

嬌紅二人說：“公主怎麼帶我？”

妖怪曰：“爾合著眼，我既帶你前去。”

嬌、翠將眼合了，卻被二妖複拖到五松岩東一大壁子下。二女開眼，只見那妖變得青臉獠牙，巨口血舌，三丈五尺長大。二女驚得呆了，不能做聲，被兩個妖怪終夜恣淫，有天無日。二女求生不得生，要死不得死。

前日承敕緝訪軍士遍訪地方，寂無動靜，宮中又報失了兩彩女。皇后曰：“怎麼有此怪異，前日二公主已不知下落，今又失卻宮女，此事非凡人可識。香山既有大仙，皇帝又要去

拜謝他，不如速趁此機會，明早準備法駕上山去。”到天明莊王出旨，命大臣保駕，點起羽林軍三千，前簇後擁敬往香山還願。忽必力與褚定烈當先引駕開路，大將軍諸傑督兵後護，迤邐起程。正是：

天子巡狩駕六龍，旌旗耀日劍光冲。香山若能逢真佛，注耀當年幼女情。

第二十二回 莊王被魔受難

莊王聖駕行了二日，早到澄心縣。命文武眾軍俱各驛中安歇，皇帝、皇后、妃嬪止宿縣中正堂。

二妖怪知得莊王往香山，恐怕洩漏他天機，乃到半夜時分，化作狂風猛雨，飛沙走石把莊王夫婦二人迷倒，仍攝入萬花穀中千層岩底黑暗洞中，不見天日。莊王夫婦居於岩底，如醉如夢，酪然不醒人事。

待到天明，眾臣俱入縣來問安，並不見了皇帝、皇后，各處動問，俱說不知，只有兩個未睡宮女說：“昨夜風起之時，恍惚見兩個無長不長的人進來，後即不知去向。”

眾官俱各無奈，說：“有這等大變，國中不可一日無君，今日君父有難，我等坐視不救，枉為臣子，今日上天下地也要去尋來。”

褚將軍曰：“趙丞相莫憚勞苦，可急到香山去問大仙，我領眾軍遍地去訪，定烈可送諸宮嬪權且歸國，又作道理。”

妖怪知得趙震上山，又差破鱉精在香山渡口化作渡船等候。趙震到渡上船，不知是怪，被他妖氣一時迷倒在船，亦背入洞中。

時有何鳳之子何朝陽，當時見父受刑，年紀十八，逃在答罕國避難。經今三年，打聽得莊王被魔不見，文武俱皆失散，國內空虛無主。乃于答罕國赤魯花處借兵三萬，殺奔興林國來。國內運籌決勝無一人在，何朝陽安然居了大位。大赦天下，建國為“栗連”，改元大武元年。著人冷宮去取母親，宮人來稟：“娘娘不見多時。”何朝陽與大臣議曰：“外公、外婆殺我父王，誰知此位仍歸於我！只可憐我父母不得享福。”亦差人四下探問，根究母親。卻說妙善救好父親，歸庵數日，適逢大帝有詔，說：“焰魔天宮走出一十八個鬼王，在凡間作亂，擾害生民不得安生。即差李天王統兵剿滅，妙善帶天王第二子木吒太子一同督戰，不得有違。”妙善領了玉旨，乃吩咐善才、龍女曰：“我今要去收服鬼王，莊王這幾日必定來謝願，你可替我行禮，我去便回。”二人領了娘娘法旨，只見妙善駕一朵祥雲，望西去訖。

善才對龍女曰：“師父已去，我等在此清閒無事，同去岩後千仞峰觀灑片時有何光境。”

二人同上到高崖之處，左盼顧右瞻望。善才對龍女曰：“此處是我娘娘父母之國，怎麼怨氣冲天，有甚緣故？待我仔細再看。興林國中無主，天位已被何朝陽占了。”龍女曰：“我等何不化身，到他國中一問，便知端的。”兩人乃回轉庵中，吩咐守庵土地曰：“我去興林國走一遭，你可謹持香火。”土地領命。

善才化作凡僧，龍女化作小沙門，一同化作游方僧模樣，沿途抄化，來到興林國內。看見一個太監出來，說聲：“公公化緣。”

太監說：“我這國王專一要拿游方和尚，你可快走，尙保性命。”

和尚曰：“請問公公，有甚緣故。”

大監曰：“不說爾還不知，當初我這是興林國，我是莊王保駕太監，只因第三個公主要出家修行，惹得國內七顛八倒。後來，莊王把兩個駙馬也殺了，把兩個大公主囚在冷宮。後來得一大病，得一僧人取香山大仙手目醫好其病，正要去香山酬願，只見冷宮二位公主不見蹤影，宮中又不見兩個彩女，遍訪無蹤。那日，莊王整備法駕，一則還願，二則請問大仙消息。行路歇至三更，風雨大作，又不見了皇帝、皇后，丞相上山又不見轉來，大將軍去國至今未回。如今這新國王是何駙馬公子，瞰我國內無主，打破城池，奪去江山。我權且順從他在此，他如今要尋母后，說道一定是游方僧拖去。因此，吩咐四門，但有僧人即要拿去梟首。”

和尚聽此言活，深深汀個叉手：“多謝公公指教。”

善才回頭對龍女說：“師父又不在庵，怎麼有此怪異，待我叫得守宮土地來問，便知端底。”

守宮土地聽叫，忙到眼前，問曰：“仙童有何吩咐？”

善才曰：“公主娘娘、皇帝、皇后今在何處”你可直直報來。“

土地稟曰：“說起這個妖怪，驚破人膽，公主這一千人俱被如來世尊山門外那兩個神通廣大、變化無方的青獅、白象拖在萬花穀中，不能觀見天日。除非三十六員天將，方可取得。”

善才知此消息，吩咐土地退去，急忙與尤女回轉庵中，商議收魔。

妖氣氛氳撓太和，興林國內盡消魔。輕將玉宇他人管，不見妻孥近榻過。

幽谷淒涼雲暗影，五松慘澹鳥依稀。大曹若不行剿滅，枉把身軀立普陀。

第二十三回 善才領兵收妖

善才轉到庵中，只說師父已回，誰知師父還未轉來。與龍女商量曰：“我二人蒙師父指教之恩，未曾補報萬分之一，今值他父母有難，我等何不統領天將把妖精擒捉，送還父母、公主，倒不是我一場大功勞？”

龍女說：“師兄說得有理。”乃撥殷王苟畢力前部先鋒，五顯三聖爲左右護戰，太歲部下一百二十位諸天神煞與已督兵在後，大發天兵四十萬，殺奔萬花穀中五松岩前，把穀中重重圍繞。

二妖正在岩東與嬌紅作樂，跛鰲精聞得天兵到來，唬得屁滾尿流，慌忙報入岩來，二妖曰：“不必優愁，待我出去一個一個綁來便是。”

卻說青獅原是火之精，有個兄弟名喚獨火鬼，現在東鷺山，獨伯一方；白象原是水之精，有個妹子名喚水母娘娘，現在泗州西洋海顯聖。二妖看見天兵來得雄猛，乃差岩邊飛天蜈蚣精前去請火鬼助陣；又差雙尾蚺蛇精前去請水母娘娘助陣。二人聽令，各化作一個小小

蚊蟲，星奔電掣來到兩處傳下法旨。兩處俱各起兵，獨火鬼點起火兵五千，火輪火鴉懼發；水母娘娘點起水兵五千，蝦精蟹將俱發，殺喊連天，把天兵圍在中間。

二妖洞中聞得救兵來到，搖身一變，變作兩個唬蠻大王，身長四丈，三頭六臂，各執一般兵器。一個身騎金毛獬豸，一個身騎八爪豺狼，振掂撒沙變作百萬雄兵，殺將出來。

王靈官頭戴簇金盔，身穿定鐵甲，腰束九龍條，腳穿灑水靴，手執劈魔竹節鞭，坐下吐火吸水神駒。出陣罵曰：“你這闊口長鼻畜生，不守如來山，不遵佛法，敢來下方如此作怪。好好送去皇帝，身皈佛教，饒你殘生。半聲不肯，一鞭打你身成齏粉。”

二妖聽罷，大罵曰：“我與你合不相統攝，今無故聽善才那小畜生指揮，敢來圍繞我的行台。爾若善善退去，尚保首領，半時不退，內外夾攻，要爾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惹得王靈官性起，招動天兵殺將入來。只見青獅放出萬丈烈火，獨火鬼火輪、火鴉滿天通紅；白象湧起五湖大水，水母娘娘水族蝦蟹遍地茫白。天兵殺得首尾不能相顧，見火益熱，見水益深，沒奈何，被他困倒在穀中。善才謂龍女曰：“這兩個畜生好生利害，怎麼收得他水火，方可擒得他服。”龍女曰：“吾聞石城火焰山上有個紅孩兒，乃是三昧不滅真火煉成身體，師兄可即去請他來相助；我去南海領得父子兵來與他相戰，此不是以火敵火，以水敵水，何愁征他不服！”

善才曰：“師弟說得有理。”乃傳令：“大兵權時屯割在此，不要走透風息，待我取得兵來，然後廝殺。”天兵各營俱已聽令，善才兩個各駕一朵雲去了。

善才來到火焰山，著山王土地前去通報，紅孩兒接入洞中相敘。禮畢，問曰：“仙兄到敝山有何指教？”

善才曰：“小弟因師父去赴蟠桃會，不在敝庵，斗膽領天兵到萬花穀收服青獅、白象，不想那妖怪原是水火之精，又借得獨火鬼、水母娘娘兩個前來助惡，因此殺輸於他。大王哀念佛法慈悲，肯賜半壁之力，小弟死生不忘。”紅孩兒曰：“我去止能敵得他火住，還有那水怎麼計較？”

善才曰：“我已著師弟龍女前去他父王宮中，領他水族父子兵前來策應，如今想已將到，望大王速賜指揮。”

紅孩兒曰：“仙兄先行，小弟即領部兵前來，”

善才再三叮囑，相別去了。行到半路，撞見龍女帶領父子兵來到。

善才曰：“師弟來得最好，我去通報五顯，爾可割兵在此，待紅孩兒兵到在外面協同殺將來，信炮為號，我在裏面殺將出。”說罷，竟奔萬花穀去，五顯三聖俱接到，問：“救兵何如？”善才曰：“兩個俱已動兵，待等信炮一響，我和爾只管擺佈廝殺。”

說聲未了，只聽得號炮連天，殷元帥入大營稟說：“西邊火勢沖天，南邊水聲沸湧，想是救兵已在外廝殺。”

善才曰：“殷將軍帥三聖引一萬兵，從西接應，燒出南天；王將軍帥五顯引一萬兵，從南接應，直沖西路；我與三官督大兵兩路拒敵。”分撥已定。只見二妖正在設酒筵與獨人、

水母勞軍，蹣腳驚精驚得一步一蹣人營稟曰：“禍事到矣！如今善才、龍女借得火焰山、南海兩路生力兵來到，火王快作主張。”

獨火鬼曰：“紅孩兒當我子孫，何足畏哉！”

水母娘娘亦曰：“南海兵是我管下，他來何能爲！”

青妖曰：“我幫住火王。”

白妖曰：“我幫住水母。”

紅孩兒對龍王曰：“以火攻火、以水攻水不見手段，我有牛魔王鐵扇在此，煽起三昧真火，怕他白象、水母！要饒得他皮毛焦爛；你可湧起南海大水，把他青獅、獨火鬼浸得煙消人滅。”

兩將議罷，紅孩兒立攻水寨，王靈官一枝兵殺來接住。白象吐水，水母作浪，紅孩兒在外煽動大火，靈官裏面火輪，火箭一齊發作，燒得白水成湯，水母煮得不過，帶領殘兵逃歸泗州去了，白象被火，遍身毛都熾盡，躲入清涼山絕頂避難。

龍王兵攻火寨，殷元帥一枝兵殺來接住。青獅噴火，獨火鬼主煙，龍王在外湧起巨浪滔天，殷元帥裏面水囊、水櫃一齊發作，浸得烈火成冰，獨火鬼見得無奈何，帶著敗兵奔往東鷺山去了。青獅被水灌得喘氣不得，急奔五松岩裏藏身。

主兵、客兵會合一處。善才、龍女出來拜謝曰：“深感神威，二妖殺敗，但不能拿住妖怪，必不能國王返國。大王與龍王收掠得龍兵歸國，容小神後來酬報。今日且罷，我二人再轉回庵中見師父又作道理。”

從來邪正不相容，岩底妖氛水火攻。 鬼母無能身早遁，象獅有力計先窮。

騰騰烈煙埋山日，滾滾洪濤戰海風。 鼓罷僵屍三十裏，善龍報本亦奇逢。

第二十四回 妙善救得君臣返國

卻說妙善赴宴歸來，與如來作別，雲端一望，只見萬花穀中妖氣逼人，拭目一看，但見父母及二姐、宮女、丞相都迷倒在那裏。乃對如來曰：“師父何不謹慎，縱放守門二畜生害及國王！與慈悲大道得無有戾乎？”

如來曰：“賢弟，爾看我山門獅象不端正在那裏！”

妙善曰：“那裏卻是化身的，待弟子呼谷中土地來問。”

妙善慈聲一換，只見穀中土地來到聽旨。妙善問曰：“如今那二妖藏在何處？”

土地曰：“自從前日殺敗，一個逃在清涼山，一個躲在岩下。”

如來聽罷對妙善曰：“爾且回庵，我轉去即拿那畜生。”

兩下分別，如來轉到天竺，諸佛、菩薩參拜已畢，如來曰：“爾這夥人俱是泥塑木雕的！山門那兩個畜生也不會管得他住，讓他萬花穀中釀成這等大禍，把一個興林國被他平白滅了。叫八金剛過來聽令。”

金剛曰：“世尊有何法旨？”

如來曰：“你去到清涼山五松岩鎖那兩個畜生到此問罪，”金剛領旨前去。

只見妙善轉庵，得知善才、龍女征戰事，乃同二徒弟來谷中救父母，路上撞見金剛便問曰：“八位天王到何處去？”

金剛曰：“我等承佛旨去捉妖怪問罪。”

妙善曰：“望天王先與我打破萬花洞，然後去鎖妖怪。”

金剛曰：“你師徒跟我去來。”

妙善在後，金剛在前，將上下東西穀岩盡行打開，把蜈蚣、蛇精、鰲情盡行斬訖。妙善同入，化作前次老僧救出父母。複到五松岩救出二姐，岩底救出丞相，東岩救出二宮女，各把避魔湯一盞與他解了妖毒。在外將惠風一拂，褚傑亦引得大兵到來。老僧向前打個恭，複騰空去了。

君臣父子升眼一看，相抱大哭，說：“我等被妖怪迷倒在此，又得神僧來救，不然皆爲此穀之怨魂矣。”大家拭淚，緩緩尋本國而歸。看看來至迎和門，只見定烈，忽必力垂首來迎接莊王，皆奏曰：“小臣前欲尋主歸國，不料反賊何朝陽借得察罕國兵，乘我國無主，殺將入來。臣與交戰，不能抵擋，時此被他占去城池，建國改號。目今四門把守甚謹，臣專在此候陛下返國，徐議進取。”

莊王曰：“這小畜生輒敢無禮，大將軍可與我驅兵向南門殺將進去，拿這畜生，碎屍萬段。”

值殿黃門惴報知何賊，何賊即遣兵四門，嚴拒褚傑正攻南門。軍士報來西門被劉欽斬開，忽必力大兵俱已擁進。何賊無計可施，乃帶親隨數人捨命衝開北門，逃往察罕國去了。

莊王復辟，文武大臣俱來慶賀。莊王曰：“向日之病既死，尙得首立，今日遭此妖劫，若非那神僧搭救，空爲岩底骷髏。褚定烈可代朕引三百兵到南郊築起三層高臺，豎立神僧名位，朕好朝夕去拜他複國活命之恩。”定烈承命去訖。

明日皇后複奏曰：“香山大仙手目之恩半路終止，今可命駕再去酬願。

臣妾不敢自裁，望乞陛下特旨。”

莊王曰：“還願之心，朕心切切。丞相可速辦表禮香花，朕同皇后、公主星夜就道，上香即回。大將軍務要牢守城池，恐何賊再來入寇。”趙、褚二臣各領旨去訖。

兩次香山謁大仙，誰知親女望中懸。直教抬起尋常眼，始信神僧即大仙。

丁時妙善救了莊王君臣，來到本壇本庵，眾神參見已畢，乃著善才齎玉筍、黃芽前到火焰山答謝紅孩兒助陣之功；又著龍女齎青葛、紫菜前到龍宮答謝龍王助陣之力。

卻說莊王同皇后、二女、文武大臣曉夜不息，已到香山駐蹕。趙震上山排開禮儀。妙善聽知父王、母后親來行香，忙排開香案，著善才伺候，他自己仍化作無手無眼汗血淋漓坐在佛座內。

莊王上庵果見一座草房，莊王領皇后鞠躬四拜，眾官一齊隨班行禮。莊王曰：“朕今先注寶香，敬供清齋，聊表寸忱，願賜慈悲，伏希洞鑒。”祝罷，皇帝、皇后、公主、文武又是四拜。

只見大仙被紗幔罩住，並不見動靜。莊王對皇后曰：“朕是山河天地之主，萬姓之王，感大仙之德遠來拜謝，緣何並無動靜言語。敢是朕是男人不該啓問仙姑。”梓童向前，有個神像，輕輕揭起，慎細一看，顯然是妙善身骸，妙音救醒起來。對皇帝說：“這個仙姑果是我妙善，前日我疑那手是他的，今果然矣。”

二公主再扶起一看，只見血跡腥臭，伶仃可憐。對父王說：“真個是我三妹。”

莊王曰：“那日絞死，明明被虎背去，怎得在此？”舉頭一看，委實是妙善。四人相抱，哭死復蘇。

莊王問曰：“早知我兒受這苦楚，爹爹要這條性命何干？我兒且把始末原因試說爹聽。”

妙善曰：“那日蒙爹爹賜我之死，天帝憐我心誠，吩咐土地化虎背救在密松林內，孩兒魂靈遊遍一十八重地獄，後復還魂。西域如來指我香山修行，九載成道，眾神尊我爲香山佛主。前日，玉帝惱爹爹性嗜殺人，特降惡疾。孩兒看見，故化爲和尚專來治病，又截手眼與爹和藥。前奉爹爹來謁，誰知如來面前獅象成妖，走下凡間，化身拖去二位姐姐，又拖去宮女，懼爹知道，復到澄心縣攝爹爹與母親，捉去丞相。孩兒昨在王母娘娘處赴宴回來，見爹娘有難，又同八大天王打開岩洞，救得君臣返國。只是今日孩兒無了手眼，不能夠得見得爹娘。”莊王夫婦聽罷，心如刀刺。

妙清、妙音問曰：“三妹妹這等形狀還可醫得否？”

妙善曰：“我是慈悲之人，只要爹爹叩天下拜，我的手目必能複生。”

莊王聽得此言，即焚拜曰：“天地、日月、山川，是寡人不合當初將女凌賤，今日反來捨身救父，果是孩兒孝意修行，願得還生全手全眼。”

拜罷，妙善撇了化身，將親身出座來見父母、姊妹、手目如故。大家且哭且喜。

妙善曰：“爹爹今日到此還許孩兒修行？還許孩兒招婿？”

莊王曰：“我兒再不可說那事，當初是我不是，若非是你這般修行得道來救我，一命險些歸於黃泉。如今寡人情願棄了山河，隨你修行，爾眾文武願在此者在此，願歸國者歸國，朝中自有丞相趙震竭忠事上，赤心報國，朕之此位即付與爾掌管，符璽俱已在此，爾務敬天勤民。”

趙震得命，君臣慟哭，拜別而去。

卻說如來鎖得獅象到殿，心中大怒，罵不絕口，吩咐哪吒解入召版地獄，壓他粉碎，永不赦除。？妙善慧目一看，正見系原西方獅象，轉身自反。不計二姐被這二畜驚唬之前嫌，駕雲到西域，叫聲“師父”，稽首。如來問：“賢弟何來？”妙善曰：“我等出家之人，當以慈悲為本。二畜觸犯天條，望師父寬恩曲赦，弟子帶回香山，慢慢馴治點化他成個正果。弟子不敢善辯專聽，師父垂察。”如來曰：“既是如此，叫哪吒帶畜生轉來。”二畜跪在階下，如來曰：“今日本該重治，承我這善菩薩救你，你可跟隨他去，志心皈依，再不得變生異心。”二畜唯唯而退。

妙善拜謝如來，帶得二畜回轉香山，對二位姐姐曰：“你遭此二畜，受了無端苦難，爾今認得他否？”妙清曰：“往日青白二少年，今見真相，我恨不得吞吃了他。”妙善曰：“如今姐姐既出了家，那一點心頭之滅全要滅了。此時他已歸我，便是佛家眷屬，再莫把前事記懷。”一邊吩咐善才整備齋素供養父王，一邊修治房屋，安頓家小。只見值日山神來報：“玉皇頒下天詔，娘娘可排香案迎接。”說罷，太白金星已到庵前，宣讀詔曰：咨爾興林國妙莊王初未識天廷地府、六道輪回，造孽受罪在先。今妙善棄此貴而脫凡塵，九載苦修成功，暗中救困，捨身醫父，濟人利物，靡不曲盡。舉目能矚天下善惡，側耳能聽人間是非，朕甚嘉焉。其封為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南無靈感觀音菩薩，賜與蓮花寶座一副，求作南海普陀岩道場之主。其姐妙清、妙音初耽世味，後能改行遷善，修行慕道，遇難不汙。妙清封為大善文殊菩薩，賜與青獅，出入騎坐；妙音封為大善普賢菩薩，賜與白象，出入騎坐；求作清涼山道場之主。其父莊王封為善勝菩薩，都仙官，其母封為萬善菩薩，都夫人。其善才龍女封為金童玉女。嗚呼！千叫萬應普度眾生，闔家封贈萬年香火。

眾人謝恩已畢，太白金星辭別而去。自是觀音娘娘在香山普陀岩大施靈顯，家家供養，人人欽奉。紫竹鳴鸞，淨瓶注醴，楊柳煙晴，草茅生色。自五帝以迄于華胥，共祀無違。

專心學道脫九塵，百磨千難認得真。 白雀火燒風雨至，感傷刑慘帝恩深。

醫親手目將來割，從古至今獨善心。 南海普陀登正覺，一家五口作仙賓。

[大陆直连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禁书网](#)提供禁书下载阅读, 禁书目录,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 中国禁书, 大陆禁书应有尽有。(大陆直连本站: <http://tiny.cc/meyarw>)